

〔首獎〕

小徑信步

蔡昀臻

她戴著一頂赭紅色的針織毛線帽，帽子的線身已泛出一球球疙瘩；底下，是水亮得幾乎要溢滿的眼睛，以及含著歉意的笑容；眼與嘴，像彎巧的小船，繫靠在被時間犁出皺紋的臉上——這讓她擁有了一種溫煦的喜感。

亦學也微笑，走近，坐在她眼前的矮凳上。簡薄行李蹲伏在角落，像落單的小孩。亦學如幼時一樣憨憨地喚她：阿嬤。同時腦海裡暗暗打轉：在哪裡，我見過這頂毛線織帽？

「妳叫什麼名？」阿嬤眨巴著眼睛，囁聲問她。亦學來前已聽說，阿嬤現在幾乎認不得人了。

亦學怔忡。望著阿嬤眼裡的歉意又深濃了些，突然意會到一股無有名目的瘋狂。此時的亦學，從髮到眉眼到嘴紋到肌膚，皆灰敗塗地。她是一管秋末脫水的枯芒，一點火，便瞬間燎燒殆盡。時間，磨礪過自己，卻帶給老邁阿嬤潔白如初雪的記憶……

這晚，亦學敲倚在裡間臥房的窗邊，風在黑夜裡激烈的呻吟。

鄉間的清晨來得早。瀟霧，輕易地把眼睫濡濕了。亦學伴阿嬤坐在門前的木條長椅上，另一側是老狗阿黑。

亦學幫阿嬤把赭紅織帽與衣領圍攏得妥貼些。阿嬤任憑擺布，欲言又止。亦學揣度她的心思，說：「阿公去山上挽菜，等會兒就回來。」話語飄浮在晨霧裡，潮濕而模糊。

亦學甚少在深冬來到這裡。記憶裡，阿嬤的鄉間，總氤散著一股乾如石粉的燥熱氣息。幼時，亦學偶爾被送來這裡幫度暑假。還未改建的屋宇，泥質土塊壘砌成厝，門前大樹猶在，樹下是口荒廢遺棄的井。亮晃晃的日光，總曬得她一會兒便發暈。

她最記得每天從長長午覺中醒來，搬張小椅，偎在臨門的邊上。就著二舅手製的木方桌，在白報紙上畫起小小的人兒，人兒臉上閃耀著晶亮的方形大眼睛，背後是青綠草地，以及開著小門小窗的小房子。

亦學嘴裡含一顆酒梅。「治脹氣，囤仔容易脹氣。」阿嬤從廚裡擷出一小碟私己醃藏的漬梅，她知道那來自客室牆角排排站的玻璃缸罐。阿嬤蹲坐一旁，摘著大把大把的空心菜葉；近晚，拿把小彎月刀，使勁將阿公甫從山上掘回來的鮮筍，剗削成一隻隻雪色小山尖。

「妳現在讀冊讀到幾年級？」「阿學真正是乖巧呢！」阿嬤總久久才掏揀出一句話。她與阿嬤，是兩隻蹲伏在暗室裡的小母獸，沉默而瑟縮，讓時間慢慢撫順了皮毛。

後來那夏暑的氣味與色澤一年年寡淡了，只偶爾像霧裡的樹身屋角，露出模糊的輪廓。

此刻，坐在濛霧裡的兩隻母獸，彷彿剛掙出了土，在清冷水氣裡湊嗅著各自的心事。

阿嬤溫馴地坐著，掛著笑，畏縮在椅腳下的雙腿，包裹在棉長褲裡，腿脛上歷歷結瘤的靜脈血管，從褲管下浮游凸出，透著青綠如河脈的色澤。阿嬤足足生了九個孩子，七女二男，且全存活了下來。亦學想像一個女體生命開枝散葉成九份，而自己，是那細枝邊緣的小小一點，是牆上家族大合照裡不起眼的一個拇指頭。

阿嬤的大腦皺折裡，應該沉積了許多時光煙塵。就像在晨霧的潮潤間，在夏日乾捲枝葉相互磨擦的窸窣窸窣聲中，在日影從涼石地板的這頭挪移到那頭的方寸裡，這些隱約微小的縫隙，躲伏著不為人知的暗面。

● 日頭遲遲，霧散，天色樹影愈益闌朗起來。阿嬤靜坐廳裡，時不時就要盹去。

二舅午前返家來，隨即跨進屋後廚房，麻利地淘米洗切起來。二舅生得眉目大方，穿著一件像是由許多襯袋拼補成的工作背心，下身是深藍牛仔褲，活脫一名退隱深山的中年牛仔。

二舅不讓亦學染指插手，只要她斟杯茶站著陪聊天。屋裡天光曖曖，二舅猶茂密如新修草坪的平頭，參差冒著白絲，倒不顯江湖流氣。對二舅的脾性，亦學很小即懂得。小女孩懵懵懂懂地輕易穿過圍籬，牽起一雙成熟厚實的大手。

滯悶午后，電風扇呼嚕嚕轉，小小亦學蝦蟇在榻榻米上不能入眠，靜靜諦聽母親與阿嬤

坐在床尾嘀咕：

「還是沒頭路就去釣魚，也不知道要振作點，做點正經事業。」聽得出來阿嬤真的惱。

「就是，要不就好好交個女朋友，看到意愛的就娶回來，安定點。」母親是六姐，小時即與二舅親。

「你不是不知伊的個性，講伊兩句，就怙怙生悶氣。」

小小亦學噤聲，讓窒悶蒸騰出的熱汗，從額頭、頸項到背脊一路滴溜，落滲入榻縫裡。

那個暑假，她更常陪二舅到湖畔釣魚。日頭赤炎，湖光白激，唧唧躁響的夏蟬，寬敞磊落的天地與山樹。小小亦學拿根小小捕蟲網，覺得自己真像電影裡穿著白衫白裙的小女孩。長大後就要嫁給像二舅這樣的人。

又過了好幾冬，二舅終究未曾婚娶。大舅過身後，他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

「找個很好的人嫁了，女孩不要落單，會辛苦。妳跟我不一樣。」在鑊裡翻炒的二舅突然說道，聲音宛若一只剛剝出的危顫顫的果凍。「多吃點，這樣瘦黃無肉。」二舅真把她視作一個女人了。二舅與阿公，對她突然回來小住，以及明顯衰頹的精神形貌未曾問一句，只淺笑說就要常如此長住陪伴才是。

傍晚，她一個人滿山滿野地走。愈走愈快，愈行愈遠。雙手又在大衣口袋裡，寒意漸漸浸淹上來。孤瘦的身影，逐漸被黑暗吞吃進去。她以為自己早已習於在黑暗裡，但從來不曾如

此卑弱過，似乎只要輕輕一踢，她便無聲滾落山谷。

途經零落人家，大狗汪汪吠叫，警醒的鄰人在門口探頭打量：「妳是誰？誰的孫？誰的女兒？」

亦學笑笑。對方猜幾個名字後便命中。他們這麼輕易就循著脈絡軌跡找著她。即使她在完全的黑暗裡。

而她，亦領得一個身分，擁有一個位置、一個山壁凹槽，把自己貼靠進去，暫時歇一會兒。

白晝猶有光時，亦學到處漫走。阿嬤家棲在一條彎拐馬路的斜坡下，數步往上，向左向右，兩旁樹木愈益鬱鬱，循走其中如入無人深山，天際窄暗。她記得幼時聽阿嬤說過，偶爾阿公不在，她一個人獨處，會驚。

夜裡，亦學躺在阿公臨時幫她理出來的榻上，低跟鞋歇在床腳邊。鄉下的夜是吞人的黑沉。

身體正靜靜舔吮剛喝下的、二舅自釀的藥酒。夏暑喝蜜，冷冬飲裝在紹興瓶裡的藥酒，二舅巧手，連一戶牛棚、一個簡易浴室都可以獨自砌出來。

「阿學，咁會驚？」阿公關門時低聲問，「若會驚，來跟阿公阿嬤睇。」二舅與阿公隱

隱相像，同樣溫氣。月色稀微，木質五斗櫃拉屜上的印花馬賽克，反射出一碗碗淡薄的清冷。牆上的鐘悶悶地滴答滴答，時間像刀刮著什麼地刮在空氣裡。

她記得幼時每次來，睡覺是要認生的。而現在，夜像一支扳手，撬開了重壓在她心上的岩石，把沉積成塊的畫面言語回憶鬆解開來，一群振翅的飛蛾，撲撲撲飛出來包圍、啃啄她：……

她看見自己疾走在幽蔽的長徑，兩旁石牆高而冷，牆角鋪著綠蘊一般的濕潤綠蘚。長徑很窄，天色黯淡，她急切快走，像烽火難民、像受驚的鹿。

妳把一切忘了。做不來，我幫妳。為什麼妳總覺得是旁人對不住妳？妳每一次的問號都像在質詢，質詢誰，質詢我！秋天就要過去了。放手吧，這樣對大家都好。

對話像鑽進耳朵的巨蜂嗡嗡。她覺得砭骨的冷，空氣是隆冬的，不自覺環抱雙手，她撫著臂膀，一驚，低頭，才發現自己赤身裸體，寸縷不著的像隻被除毛的小雞……

自惡夢震醒，彷彿沉浮於大海後被摔落到岸上，她感覺胸腔隱隱有異。手機仍在枕邊，靜閃藍色冷光。披衣而起，躡步，摸著漆黑走道的冷牆前進，一如夢的延伸。

路燈下，阿公背著手在庭前獨自踱走，垂首，朦朧月光照見不出臉容。上次看阿公這樣，是大舅死前那夜，六年前。

亦學還記得幼時，日光傾斜後，阿公提著長鋤或鐮刀進門，身軀因逆光而更顯高大，黑

影完全淹覆了屋內。這時，阿嬤走向廚灶，升火燒晚飯；阿公拾掇工具，進浴廁洗手淨腳，同時輕聲與阿嬤說話。

阿嬤是自小被抱來的童養媳。聽說猶年少時，到鎮上做工的阿公，常會儉省下零用錢，偷帶幾塊金柑仔糖花生仁糖，趁人不注意時塞給阿嬤。亦學想見阿嬤臉紅紅的羞赧模樣。

近年來，阿公的身形已不復往日魁梧，愈來愈少見他開懷。

「阿學，這麼晚，要去哪裡？」阿公突然抬起頭。不經意的問話，卻像一把插忍在胸口的刀給轉了轉。

亦學下意識撫著左胸，手指稍使力，那硬如堅石的腫塊便現了形。應該問：她的身體，要把她帶往哪裡？

亦學自知命運待她已是寬厚，大筆一揮，批上前半段的名次，無需戰戰兢兢亦不致愁苦怨艾。然而，情感始終是亦學的月球暗面，自背後無聲的籠著她。遇見L，隱隱的綻口，迅速走裂成一道深溝。而今，胸裡的腫塊，是卡在海溝咽喉間的一枚果核。

從開始，L便不是單身一人。但一如其他濫俗故事，亦學以為那絲毫與感情無關。她太熟稔於反覆錘鍊感情純度，很快為自己與L鍛鑄出一道無人知曉的甬道。只是，甬道再私隱，到底還是得走向天光，而天光往往意味著盡頭。

亦學不能忘記，她與L走到盡頭時，她原還緊緊抓著那條繩子——繩的這頭是她與L，那端是兩人之外的全部，她以為仍像八年來經過無數風雨曲折時一樣，一轉頭，才發現L拉著繩子的雙手，早已鬆放。「順其自然吧。」八年前，L含情低語。當年，這句話鬆懈了亦學的遲疑；到頭來，這句話成為一把雙面刃。

L對她最後的殘忍與慈悲，是斷然走出她的領土。同業間的流言蜚語有增無減，亦學唯有加倍寡言，因為在那些半實半虛的揣測與詆譏底下，有著永遠無法辯解的事實：她與L是真的。這個事實堅強得什麼都扳不倒。

那時亦學還不知道，L離開後，她與生命最堅苦卓絕的交手，才要開始。

● 阿嬤依舊什麼都不記得，每天問亦學好幾回：「妳叫什麼名？」

「我是阿學。」答案像一張逐漸失去黏性的貼紙，有時還勉強依附得上，更多時候，成為風中紙片，飄搖在她與阿嬤之間。

冬意蕭疏。芒花已漸漸飛散。昔日阿嬤有一手好技藝，會以菅芒長莖，巧妙拗折出一隻隻小鵝小鴨，以及一串串生出芒花的響鈴鐘。一年一年，菅芒不厭其煩的結穗花，但阿嬤的手早已危顫顫。

入夜後的晚餐，亦學一匙一口餵著阿嬤，看她一臉乖笑。阿公與二舅照例添飯挾菜，各自端了碗箸走開。父子絕少交談互動，偶爾不得不說話時，總是摻雜著一絲絲的侷促尷尬，這

是亦學這次回來才明顯察覺的。初始以為不過又是一對壓抑的父子；然而，似乎不止於此。阿公與二舅是客氣至生疏的地步。

「伊是突然就什麼都不記得的。」阿公追述阿嬤失憶的過程。一天早起，阿嬤剛熬好稀飯，在餐桌擺布好自醃醬瓜、豆乳與肉鬆，突然神色驚恐走進房裡，對阿公說：「灶腳的早飯不知是誰煮好的？」毫無預警。慢慢的，阿嬤不但不記得方才發生的事，還漸漸失去了尋常的能力，最後，連親人的名字都喊不出來了。

然而，阿公與二舅就像一對聯手溺寵女兒的雙親，用各種幾近欺瞞的話語撫慰阿嬤：「不是妳啦，是阿爸忘記他在燒水。」「這本來就不是妳應做的，以後莫做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攏是因為這樣，阿母的忘性才會愈來愈嚴重。」母親與阿姨們如此解讀。尤其是阿公，疼惜阿嬤一輩子，如今更是用雙手細細捧著，深怕磕碎似的。

亦學倒豔羨阿嬤。到這年歲，還可以溫婉如一隻被悉心餵養的幼鴿，不若那個年代的許多女人，總是堅毅苦艾，教生活煎熬成一副乾衰的身心。

「妳阿嬤的身軀愈來愈歹了。」飯後，二舅倚坐埕前籐椅上，白長壽菸頭星火閃閃滅滅，煙被寒夜壓得飛不起來。這幾日阿嬤受了寒，夜裡，隱約聽見她斷斷續續的咳嗽與呻吟，阿公幾次悄聲進出，倒水遞毛巾，以低啞啞的聲音溫言哄慰。

「阿公對阿嬤真正用心，總是這麼體貼。」亦學不禁說著。

「其實他心裡很苦，但說不出來。」二舅不看亦學，那口吻更像是男人間的理解。亦學心裡琢磨著這句話。

翌日晨時，二舅敲亦學房門，神色鬱鬱：「阿嬤人不爽快，中午要送到鎮上診所打針。」出發前，得先巡魚塭，「阿學，妳跟我作伙去。」

小魚塭位於二姨婆家那頭，沿著土地公廟旁岔路往下走，再穿越一小段齊腰的樹叢便是。小魚塭是近幾年才挖造的，魚塭的那一頭，隔著矮堤，即是二舅昔日釣魚的那口湖。亦學記得湖裡曾溺死一個遠房表哥，好一段時間都是給圍管起來的。

她還有個模糊印象。那年小亦學仍是躲在母親身後扭捏的年紀。一晚，她早睡了，窗外的蟲唧聲突然被大人們的進進出出掩覆過去。小亦學惺忪坐起，自未掩實的門縫間看見阿公大舅等人神色惶然，竊竊低語，忙著翻找手電筒與繩索。二舅房門開著，她聽見阿嬤小姨在裡頭淒泣哭著：會不會是去湖那邊？後來小亦學又混混沌沌睡去，心裡還惦著二舅允諾明天要帶她們去挽百香果。她這幾天才剛學會如何十指交握，以手掌掌丘，柔韌且輕易地剖裂一枚百香果呢。

她不知道後來如何了，只依稀記得那幾日厝裡異常沉默，幾個姨每天輪流回來，與阿嬤

窩在房裡噓噓說話。二舅依然天光亮起就出門釣魚，只是回來的時間愈來愈遲。而且，他忘了要帶他們去挽百香果，準備裝百香果的灰麻袋還掛在門後。

日後，亦學陸續從母親口中聽聞一些事。念大學時，二舅帶了一個女人住進阿嬤家，那女人年長二舅好些歲，母親低聲說還拖了兩個稚幼孩子。亦學見過幾回。那女人嘴甜勤快，逢年過節幾家子來來去去，遇人就熱絡招呼，寒暄遞茶切水果，周周密密，委實不容易。姨們自是有些意見，但也只是背後叨唸，暗暗存了戒心，並不出面反對。許是遲來的時刻，原有標準自然降低幾分。

女人待了幾年便走了，臨去前只掀起小小風波，反教那些戒心無用武之地。

亦學隨二舅跨過黃土矮堤，看他細細檢查飼料機與幫浦的運轉。望著二舅靜默的背影與步子，她心裡微微發沉。

「阿學，」二舅突然放低聲量，未回頭，「妳應該不知，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心臟一緊，兀自睜大眼睛，回不了話。因為將到鎮上，二舅今天特地揀穿了一件黃麻色襯衫，套上那雙軟皮咖啡色便鞋。顯得端整正式。

「我是大漢後自己拼湊猜測出來的。」二舅不止步不回頭，清清淡淡，彷彿說的不過是今年雨水與收成。

亦學下意識拉拔著一旁的蘆草，手指被勒得隱隱作痛：「你問過阿公阿嬤嗎？」

「這有什麼好問。從小，阿公對我最好，但跟我說最少話。其實那時就有感覺。」兩人繼續繞著魚塭巡走，一路無話。二舅這一遭，竟像是特意對亦學坦實。

那晚，鎮上的老醫生擔心阿嬤併發肺炎，留她在診所過一眠，阿公堅持在身旁看顧。二舅返家後，恹恹惶惶，亦決意再回到診所，又騎著老邁的野狼125嘆嘆嘆走了。

亦學獨自守著夜。雙手搗著一杯熱茶，蜷坐在房裡長椅上。氣溫低寒，茶很快就冷透了，直直傳遞到她瑟縮在毛毯裡的身體。

次晨醒來，亦學亦微微著涼。她慢慢漱洗，用飯，把水槽裡的碗筷洗淨，將室內與庭院皆打掃了，身體才漸漸暖起。這裡冬日濕氣深重，大霧常有，若非土生土長的當地人，更要被那濕冷嚙蝕到骨子裡去。

阿公阿嬤與二舅尚未返家來。「我其實不是阿公親生的。」亦學想起昨日二舅說的。這話像是一夜生成的大海暗礁，埋伏在她以為再平靜不過的日子底下。

不覺想起那日，她獨自坐在醫院涼意寒礮的候診間，準備聽報告。牆上的鐘黑白分明，滴答滴答前進，帶著一種節制的暴力。那也許是她所能擁有最後的完整時光，之後，由不得人了。

那時日，她的味蕾特別寡淡，L離開，似乎把屬於味道的記憶也一併刮走了。她持續削

瘦，幾日不見的旁人總要拿出來說上一說。直到她終於觸到了那硬塊。然後是一連串檢查，她打開衣襟躺在床上，女醫師的手從腋下像漩渦一般慢慢陷入她，然後停留在那個她已反覆摩挲過無數遍的暗礁上。亦學獨自且沉默的進行這一切，若不如此，似乎就失去了僅有的意志。

她在診間嗅聞著淡淡的藥水味，隱隱預感自己應該要及早習慣這氣味。看來麻利的女醫師走進來。一邊翻著她的檢查報告，一邊仔細確認幾個問題，而她腦海裡早已轟轟然。「生過小孩了嗎？」「妳的家族有乳癌病史嗎？」女醫師那帶著某種殘忍的同情的聲音，也一併被她轟轟然的腦海吃吞了。那小房間裡來處不明的儀器運轉聲，走廊上雜遝的脚步聲與病床滾輪聲，以及急迫的憂慮的平板的話語……，也都一併被排除在她的世界之外。

亦學一個人在家昏睡了兩日兩夜，然後若無其事到公司辦了留職停薪，即使知道自己不會再回去。她誰也沒說，包括L，因為這與誰都無關。身體的島上只有她自己。

然後，她回到了這裡。為什麼是這裡？自己亦不甚明白。不是父母老家，不是曾經想像過的無人相識某漁港小村，卻是不特別親暱的外婆家。親情其實從來不是她的正解。

這段時日，牆上的日曆，總停落在應該的那天，一日是一日，明確、扎實。初到時，時間陡然倍增的恹恍，漸漸教日夜風露吮乾了。二舅上工去的白晝，亦學伴著阿嬤在埕前散步、看三台電視，偶爾隨阿公去菜圃澆肥除草，到湖畔逡巡小魚塢，磨把刀、修張椅的聲音可以填滿整個下午。

●
 作息不再推遲，夜半轉醒次數少了，亦學體內乾涸粗礪的河脈，隱然有了水聲。也許是身體決定回到這裡，像鮭魚洄游。

幾日後，阿嬤突然失禁了。土黃色的尿沿著棉長褲流成一條小河，鞋襪都汪濕了。亦學驚駭，從未想及會到這地步。她趕緊扶起阿嬤至浴室，小心沖洗，自櫃屜裡胡亂抽出褲子，替她換上。但阿嬤只是裂著嘴對她笑。鄰近的貴伯兒子娶媳婦，中午阿公去吃喜酒熱鬧熱鬧，這時適巧返家來，見著這一幕，難得對著隨後從鎮上回來的二舅動怒了。

「為什麼不好好看顧她？明知道阿母現在的身軀這樣，還留阿學一個人。」阿公不直視二舅，神色難掩忿忿。二舅不發一語的進進出出，張羅阿嬤吃藥、睡下。亦學只有磨聲。

「攏是我的不對。」在阿公持續叨唸中，床上的阿嬤突然睜著水亮眼睛說道，竟像是什麼都明白。時間停下，記憶轉醒過來？

晚餐食畢，亦學見阿嬤睡穩，仍去閒步。二舅抓起夾克，戴上鴨舌帽：我作伙去。她身上披的則是阿公的靛藍夾克，上頭印著芥末黃色農會敬贈字樣，圍著二舅遞來的灰藍格紋圍巾。

與二舅經過通往魚塢的那座土地公廟，轉向岔往另一條路。亦學隱約看見月色浸染了遠方的魚塢與半邊湖水，耀閃著魚鱗一般銀光，另半邊湖教黑夜完全收攏去了。路燈疏落，冬末

夜裡更顯寂寥頹老。亦學與二舅並肩走著，看似閒盪的雙手插進褲袋，兩端紛紜的心緒卻一時無去處，擾得兩人的腳程愈快。

「二舅是什麼時候知道那件事的？」遲疑須臾，亦學還是禁不住問起。

「是較大了才知的。」二舅停下，掏出一根白長壽，亦學幫忙用雙手搗著點上。「剛退伍的某一天，妳阿嬤突然叫我載她去送一個不熟識的阿叔最後一程。」時值溽暑，送葬行伍拉得老長如同多腳爬蟲類徐徐蠕行在大地上。衣著端正的阿嬤與二舅擠站在木棺旁側，在一群或流淚悲泣或盲目僵冷的臉孔間。民俗儀式繁冗拖長，孝子女婚媳與眾多故舊後生輪番跪拜，跪了起，起了又跪。日頭酷熾，罩得人頭頂發燙，煙枝香火擾得眼睛發紅直淌淚。阿嬤堅持不走，亦不捻香致意，只一臉堅忍領著二舅參與過一切。未了，二舅才察覺微微有異。

聽說那個阿叔是肝癌走的。後來二舅好按耐性子，自己靠著與鄰近長輩若無其事的閒談探問，才一一拼湊起身世的版塊，記憶的圖像。二舅出生前的某貧瘠年歲，阿公為了活口，曾獨自遠赴鄰縣某大戶農場擔任長工。由於路遙山高，每隔兩三個月方得回家團聚，阿公只得請託自幼一起長大的換帖兄弟代為照看著妻小。好友因此殷勤進出家門，卻漸漸招來閒話。「攏人亂亂講啦。」無意間談及此事的阿婆揮擺著那滿佈皺痕的手。不久後，阿公歸家，二舅出生。

然多年來二舅不曾向阿公阿嬤問起一句。彷彿這只是他獨自一人的事。追溯時間落點，

亦學這才隱然繫起斷線的記憶——幼時那個眾人慌亂、遍尋不著二舅的夜晚，或許就是二舅填上最後一塊身世拼圖時。

「有些事，遇到就遇到了。」二舅說得淡然。

前幾日的忿怒不快，讓阿公與二舅間沉默尷尬數日，也讓阿公又添了老。

阿公蹲坐在後邊廚房門口，地上舖了漬黃乾脆舊報紙，刀削一根根山藥。阿公讓她戴上白棉手套，將猶沾著的黃褐土塊輕輕剝掉。她記起幼時阿嬤那母獸剪影。再過數載，阿公或許亦會像現今的阿嬤，如此愜然，溫馴，無所抵抗的臣服於時間。

阿公阿嬤房裡的斗櫃玻璃墊下，壓貼著一幀阿公、阿嬤猶壯年時的照片。阿嬤及肩烏黑鬢髮，含著笑坐相館籐椅，雙手交叉溫婉置腿上；旁分西裝油頭的阿公則挺立於側邊，雙眼炯亮堅定，下巴寬方厚實，堅毅漢子模樣。亦學因此知道，阿公的溫實包納是自我磨練或抑忍出來的結果。

阿公如何能夠？二舅聽說那位「阿叔」是阿公所謂「穿同一條褲子長大」的換帖兄弟，兩人是公學校時的同窗。後來，公學校第一名畢業的阿公中輟，居次的阿叔因出身優渥的傳統書香大家而順利升學。然兄弟情誼不止，阿公始終視他為至交，直至多年之後。

二舅還淡然說道，阿嬤完全失憶後，他曾為她整理衣裳什物，才在某個不起眼的暗櫃裡

摸出一本仔細包裹在花布裡的、早已霉破的漢文書籍。身世坎坷的阿嬤自是目不識丁，只上過公學校的阿公亦無法深讀漢文書。二舅猜出一二，訝然阿公必定早已知曉，然他就這麼為妻子持續收藏著昔時記憶，即使那裡頭同時包裹著不堪與哀苦，即使阿嬤什麼都記不得了。阿公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鉢，默默承載著時間篩下的金與砂，未置一辭。

「妳阿嬤跟著我，艱苦了一世人。再怎麼樣，攏是一家人。」亦學曾私下讚佩阿公對阿嬤的耐心無私，他如此回道。而今聽來，有太多意在言外。而自二舅口中召喚而來的往事，對照於現在，彷彿也道出了亦學的前路。

她與L併走了八年，亦就如同讓爐上溫火慢慢燉煮了八年那麼久，鍋蓋閤上，所有的經歷感覺思緒都悶在裡頭。煨著熬著，有時彷彿快著了火；有時又被澆入一碗碗冷水，瞬間墜入冷涼的海底。而後，感情半途熄了火，自己也就像半生不熟的一鍋食料，被棄置在陰暗水槽的角落，乏人聞問，無聲的慢慢腐爛、敗壞。

直到，衰棄的身體裡終於結出了黢黑堅硬的果實。她無顧那位女醫生的恫嚇，未立即住院治療經歷那打針嘔吐掉髮暴瘦一連串肉身試煉……，是因為她尚無法讀懂這些發生？若這是老天爺的懲罰，她願意聽從判決，束手就擒。就此任憑果實自由茁長、蔓生，一切也許還痛快輕易些。但也許，老天爺居心更大，讓她遭遇此無人能代受的身體折磨，是為逼促她領會感情困頓底下的虛枉與渺小？她還讀不懂。忍著心以指腹來回滑行過棲居在她左胸近腋下的腫塊，

一顆表面凹凸不平的神祕星球。現下，她自己亦置身在無人星球、在時間的河域，一個人踉蹌浮沉，隨時可能滅頂。

但也許時間真會安撫所有，她想。就像水流緩緩經過阿公、阿嬤與二舅，體內再幽閉再遼深的破洞亦可能被清洗、被填滿、被磨平。望著阿公淡入夜色的身形輪廓，亦學心裡某個搖搖欲墜的部分，彷彿因此而被輕輕扶矯了。

●
母親終於來電。幾個相熟的同業困惑她的近況如謎，陸續循線撥到父母老家。她的手機電池早已枯竭如稿。母親對她的身體狀況一無所知，只問：「阿嬤這兩天有較舒坦爽快嗎？」她不知道母親與姨們是否知道二舅身世，二舅抑忍多年，亦學明白，於今更是不重要了。「前幾天有些受寒，還拉肚子。鎮上的醫生說，情況只會愈來愈歹，要有心理準備。」「阿嬤還記得妳嗎？」「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

伊現在真正什麼都不記得了。這樣也好。亦學想像照片裡那個眼睛晶亮、羞赧怯然的少婦，懷裡揣著一個割除不了、無法消滅的祕密，獨自跋涉了那麼遙遠的望不見盡頭的路途，無處可安置，無人可訴說。直到有一日，那個祕密終於決定放過她。記憶是最殘酷的獸，躲伏在暗處，無聲無息無嗅無形，卻總是暗暗的、暗暗的嚙咬著。阿公與二舅亦被這個祕密拖磨了長長一世。而今，一如同舟共濟者丟卸了橐重行李，同乘者頓時恍惚而漸漸平靜了。這樣也好，

亦學心想。命運往往無關倫常是非。

可以了。她突然覺得可以了。她以為自己行過大風大浪，再無可怕，卻依然困頓如亂麻枯槁；而在向老天爺強借來的一小段平靜時日裡，彷彿只是在傍晚的鄉間信步了一回，卻無間撿起了散裂於地的最後一塊拼圖，悠悠明白：原來如此，不過如此。

這日午後，亦學婉拒二舅騎那台野狼(S)送她到鎮上火車站，只讓阿公陪著她慢步到那個二姨婆家所在的髮夾彎，那是接往小鎮的最近客運站牌，十分鐘腳程。「阿公說這讓妳帶著，睡前飲一點，好眠。」二舅遞來一只紙袋，裡頭窩著密密包裹上報紙的玻璃瓶，是梅酒。離開時，她悄聲開門窺看阿嬤甫用飯、吃藥、睡下的模樣，她在心裡靜靜道別。臨閣門，望見那頂赭紅針織毛線帽高掛在舊式如聖誕樹開枝散葉的吊衣架上頭。她才想起，自己也有一頂相似毛帽，是某次出遊一時興起在小舖前試戴，L說好看而買下的。

老狗阿黑跟前跟後甩著粗短尾巴，像一支逗貓棒。阿公堅持提著那袋回來時一樣單薄的行李，默默陪她走了一段路，才在亦學堅持下止步。阿公把行李交遞給她，好溫暖望著她且咧嘴笑了，露出有些零落的牙。她覺得全身都暖烘烘，突然很想伸手去握阿公那雙皸裂粗癢的手，卻也只是怯懦的跟著笑了。

客運站牌孤伶伶立在那裡，旁邊是一小方磚造泥糊的灰色小亭。客運每三十分鐘一班。

亦學小心圈抱著紙袋坐在亭內石椅上。這時霧又濛上來了，砭骨寒意包圍了她。幼時暑假，有時父親忙碌，媽媽會牽著背上小叮嚀圖案背包的她，搭這小鎮接駁客運搖搖晃晃回到阿嬤家。霧色持續深濃，把冬日依然濃密的相思樹影塗抹得愈益墨黑。霧散之後，看到的會是什麼？還是本來那個景象與世界嗎？

天與地在大霧裡都噤語了。她察覺自己正朝一個不曾來過的小徑上走著——但她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會往前進，靠著記憶，無論是教她流淚或微笑的。

節制美學的張力

季季

梁實秋一九二八年發表〈文學的紀律〉時嘗言：「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另一更重要的名言是：「文學的紀律是內在的節制」。經過八十多年，這些話仍歷久彌新；對新一代寫作者尤其啟迪之功。

本屆小說首獎〈小徑信步〉的最大優點即是「內在的節制」。作者的描述文字節制，敘述者的個人情感節制，敘述對象的情感和語言也很節制。這種層次分明的節制美學，展現一種繪畫留白的幽微意象，並使故事情節飽含想像的張力。阿公默然包容，「就像個一生懸命的老姊」。阿嬷患了失憶症，卻仍會說「攏是我的不對」。未曾婚娶的二舅，在大舅過身後「更是做足了兩個兒子的角色」。在那三人兩代朝夕與共的老屋裡，「時間像刮著什麼的刮在空氣裡」。而三人之間的祕密，猶如黃永玉形容其表叔沈從文：「捏著三個燒紅的故事，哼也不哼一聲。」

我初讀〈小徑信步〉時，即覺它潛力無窮，有冠軍之相。經過五位委員三輪投票，果然不出所料。可見好的文學作品，再節制仍有高度共鳴的特質。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與主辦單位，真是好大的鼓勵，更是深切的砥礪。謝謝我的母親與兄姊家人，包容我的孤拐任性，總是給與關懷信任。自勉能繼續寫。一直一直寫，是如此艱難，而教人嚮往。

簡介

出身鄉下，長居城市。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班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出版社、報社、雜誌社。

蔡昀臻

